

莫問流年，聞花香：徐希峯舉辦國畫交流展

“功夫在畫外”，藝術追求屬於每一個人。Campsie圖書館誠邀您參加悉尼著名畫家徐希峯國畫交流展。她是當代國畫大師李苦禪的再傳弟子，其畫作取材廣泛，形式多樣，淡雅脫俗，蕩漾著一種大氣靈動的自由精神。集寫作、影視編導、教師於一身的徐老師將與您分享她在畫外悟道的繪畫創作體會，並展出她的幾十幅精彩畫作，以饗廣大書畫愛好者。您將有機會近距離欣賞藝術的創作過程。

日期：2025年1月24日，周五上午10點至正午12點
地點：Campsie圖書館14-28 Amy Street, Campsie
報名致電9789940或者光臨Campsie圖書館。如果不方便打電話，您可發短信至圖書館手機0427753638。



徐希峯國畫《文苑彩鳳圖》

恆心馬題畫詩欣賞 行邁

第一次看恆心馬編製的美篇《黃瑜畫作蘊詩行》時，我只看了畫作，並努力從作品中體會和提取詩的意境，也曾發表了幾句感言如下：

“黃瑜老師的美術作品集傳統筆法和現代畫風一體：水墨中幻化出油彩的雄渾，線條上跳躍起生命的音符；人物的精準神色展示出速寫的底蘊，用筆的流暢無窮漫溢著自由的意氣。從馬老師的墨彩人物中，可體會到藝術的創新，並使人煥發出這索藝術的興趣和動力。”

第二次和第三次看該美篇時，我將編者為19幅畫作題寫的19首格律詩歌逐一細讀了，並注意體驗和學習了作者的靈感和意境表達。

首先，作者對黃瑜的美術作品表現出了巨大的熱情。對應19幅畫作每一幅的主題、風格、人物特徵和表情都不同，19首題畫詩每一首的靈感和意境也各不相同，在情懷對應、想象力發揮和文字應用方面都沒有重疊，處處表現出精緻的用心。

其次，每首詩歌既是對畫作內涵的解讀，又是對詩寫者本人心懷的抒發，使美術的視覺衝擊和詩意的心靈衝擊鉅鏈在一起，形成文化藝術欣賞中的廣角透視效果，精彩紛呈。

再有，原畫作的創新風格和詩寫者的心靈探索精神結合到了一起，為觀眾和讀者開拓出一片通向遠方的視野。

這就好比是讓視覺突破紙面，讓思想張開翅膀，讓眼前的現實融入理想的未來。

下面舉幾個例子來闡述我的這些感受。黃瑜畫作《青春歲月》恆心馬配詩：立志人生放遠舟，一腔熱血寫春秋。艱難困苦隨風去，逐夢情懷此世修。

一群被擠壓在天干地支般傳統時空間和青黛玄馬般無奈現實中的青年，或苦思冥想，或瞪眼索望；毫未顧及艱難困苦，而是決定以一身的修煉和放舟，把一腔熱血獻給青春的夢想。這裡有奔放的熱情，有與坎坷處境鮮明對比的豪情壯志和壓抑不住的理想。這便是典型的關於青春的寫照！

黃瑜畫作《山風》恆心馬配詩：長風萬里起波濤，鷗鷺翱翔試比高。我自南瀛歌一曲，放飛理想意情豪。

山風，在這裡被表現為一片隨風而舞的無邊無際的波濤。風濤中挺立著一位踽踽而行的婦女。她的服裝超越了民族和個性的邊界，而只是素養和心靈的化身。秋葉在風濤裡旋飛，鷗鷺在風濤上翱翔。獨行者不是在下行，而是在風濤簇擁的山坡上登高。

這裡有前途的艱辛和考驗的環境，但也有人性的成熟和堅實的脚步。山風，在畫家和詩人的心裡，幻化為探索美好前景的脚步聲、風濤聲、心中的呼喚聲。

黃瑜畫作《春望》恆心馬配詩：

春風又綠山前樹，生意悠然少女嬌。剪取凡塵如意景，長留清氣慰孤寥。

畫是浪漫的畫，詩是動情的詩。詩畫共同之處，既有簡約表達中的深情

厚意，又有線條色彩和文字言語的美學詮釋。春天正是愛意的宿地；孤獨中方有願望的暢想。這裡有飄逸的裙擺和炫彩的春景，有嬌艷的面目和欲藏還張的人生願望。

黃瑜畫作《信仰》恆心馬配詩：酒色財氣四道牆，貪嗔痴念幾徬徨。潔身自好明燈照，信仰堅守有佛光。

純潔和信奉造化在手裡，明燈和佛光照耀在心中。詩歌裡的“四道牆”是無數道牆的合稱；“幾徬徨”是無數次徬徨的合稱。人生之苦多因欲望而造就，人生之樂常因信仰而天生。

信仰的定義，是“對超自然和超世俗神秘存在的堅決相信”（易中天）。然而，也有無數種世俗的和所謂現實的信仰論在搖動著這個定義。

看看這幅畫和這首詩吧：青春少女，目不旁視。眼裡和心中，都是對佛光的嚮往；手上和腳上，都是對信奉的踐行。

這裡沒有千篇一律的說教，沒有耳熟能詳的口號，沒有暈頭轉向的忽悠，沒有呆頭呆腦的傻笑。

這裡只有兩個字：信仰！

黃瑜畫作《紅塵滾滾》恆心馬配詩：紅塵滾滾俗塵裏，萬馬奔騰逐浪潮。在手長鞭揮動處，風流人物看今朝。

熟悉的色彩，熟悉的飛塵，把我們帶入世俗的塵囂。

不熟悉的入馬，不熟悉的聲浪，把我們推入逐浪的風潮。

長鞭揮灑著今朝的風流，人馬和夢想都彰顯出時代的驕傲。



黃瑜國畫《春望》



黃瑜國畫《紅塵滾滾》



黃瑜國畫《春風化雨》



黃瑜丙烯畫《思》



黃瑜國畫《魅影》

嚴歌苓的“得天獨厚”——她文革時期的童年心影與“局外人”的“雙重視角” 何與懷

（接上期）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嚴歌苓七歲。她深深記住的什麼呢？是自殺的印象。大家都在自殺。她記得有一次從外面回家，看到一座高樓下面一群人圍在那裡，就跑去。地上是泥地，有兩個坑。剛才有兩個人，一個老頭一個老太太，從樓上跳下來，把地砸了兩個坑，被抬走了。當時她心裡就非常震動。過了兩天，刮風了，她從那樓下走過，發現樓上飄下很多糖果紙，透明的。當時糖果也算稀有品，要憑券供應。透明的糖紙，十幾張，二十幾張，那麼往下飛。又過了兩天，還有糖紙在往下飛。小小的嚴歌苓就把這兩件事情聯繫起來想。這兩個老人跳樓了，在跳樓之前，他們一定把全家所有配給的糖證買了糖果，然後一起吃。在吃糖的過程中，他們會談什麼呢？談他們的一生，談他們的孩子，談他們被冤枉、被冤屈。談完了，他們也把糖果全吃完了，然後從樓上跳下來……

隨著文革的演進，人性中的殘暴和陰暗在慘烈的現實中越來越充分地展現。早熟對於那一代人來說，是一個必然要發生的狀況；而童年不安的心靈體驗會主導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奠定一個人的人生基調。這段人生經歷豐富了嚴歌苓的童年及以後的少年時代。“不安”需要一個突破口，需要發泄的渠道去釋放，於是

文字便成為最好的寄托方式。苦難磨礪了一代人的靈魂，時代的不幸卻成就了作為作家的嚴歌苓個人的大幸運。

而今天，由於中共嚴密控制所形成的惡劣的現實境遇，中國國內幾乎所有的作家對所謂敏感文學題材顯得無奈、無助、無知，他們或者視而不見或者被迫回避。政治風險實在太大了。這就出現一個情況：大部分所謂敏感題材本身擁有刪除不盡的傳奇色彩，卻因禁忌而成為公然廢棄或者淺挖則止的“富礦”；而世界各地有志氣的華文作家，都可以大事開發。嚴歌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從《天浴》《雌性的草地》《白蛇》《人寰》《穗子物語》，到《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陸犯焉識》，再到《芳華》《米拉蒂》，她很大分量的作品中都有文革那段歷史的身影。文革本來是中國當代作家進行創作時難以跨越的一道坎，嚴歌苓處理這一類題材可謂游刃有餘，得心應手。移民特定的存在改變了她與中國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她見識了新世界，體悟

了新概念，確立了新立場，思考和想象方式煥然一新。她以“局外人”的“雙重視角”來關注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這件大事，對文革的特殊角度的反思與省視在她的作品中有深刻的與眾不同的表露。這些作品超越了一般文革敘事控訴的寫作方式，具有了文化和歷史的深邃感和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

這就是嚴歌苓的“得天獨厚”。早在2002年，嚴歌苓就說：“若沒有移民生活給我的敘事角度和那種近乎局外人的情緒基調，亦即英文給我的語言方式，我不可能寫出《天浴》、《人寰》這類故事。”的確，如她曾經這樣宣佈，“在離開鄉土之後，在漂泊的過程中變得更加優秀了”，嚴歌苓一方面植根於中國深厚的文化土壤，一方面受益於北美自由的文化氛圍，再加上她本人深摯的生活歷練和豐富的文學修養，所有這些元素渾然天成地完美結合在她身上，她肯定會讓世界華文文學綻放異彩。

（2024年7月28日完稿於悉尼，為筆者長文《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中的第五節，標題新設。）

澳華新文苑

第1192期 (B)

有感於黃瑜《藝術與心靈的再發現》 自牧

2024年歲末的一天，在新州Rockdale圖書館會和圖書館共同舉辦的一場別開生面的關於繪畫藝術的講座。主講人是在澳洲三個畫院裡擔任了副院長及執行院長、人們公推為“幹才”和“拼命三郎”的黃瑜先生。

黃先生早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但他最鐘情的是繪畫。然而，即便早已潛入了繪畫門內，拜了名師，有了不菲的連環畫創作業績，想考進當時的美術學院學習深造依然難於上青天，名額寥寥不說，早有內定的不公平，莘莘學子被拒之門外已是不稀奇的事了。後來，向往尋求個性自由發展的黃瑜先生率然放棄了安適、且薪水不菲的企業秘書工作，越洋抵澳，享受了南半球的陽光。心裡早有打算的他，選擇開出租車；他要受一切羈絆地一猛子扎到底，去瞭解解融入這個全新的社會、瞭解這裡的人們和他們的生活；他要自由地去表現他想表現的一切。這需要怎樣的勇氣和力量啊！

於是，便產生了他講座的題目《藝術與心靈的再發現》；於是，我們便欣賞到了二三百幅他在漫長的生活打拚途中記錄下的生動的素描作品畫面：那是他一次次與造物肉搏交融的靈感剎那，那是他一次次藝術心靈的的探險，也是他最真實可貴的藝術感覺。

我國著名美學大師宗白華先生曾對素描藝術有過精辟的詮釋：“素描是擺脫了色彩的紛華燦爛，輕裝簡從，直接把握物的輪廓、物的動態、物的靈魂、是畫家的眼、手、心與造物面對面的肉搏，物象在此啟示它的真形，畫術還在於它的“讀”之美。《易經》雜卦中說：“賁，無色也。”中國最古老的美學告訴我們：“質地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這種美不僅僅是認識和再現，更是畫家的審美創造。

黃瑜先生的作品魅力正是給了人這樣的享受。他最大的特點是能將人物瞬間的動態與情緒準確捕捉，並能調動不同的筆法和手段去把握表現。於是一幅幅非一般意義的人物素描，即人物的精神便躍然紙上：花季少女臉龐的溫潤秀美；蒼蒼老者鬆弛的皮膚和深深的皺紋；表情相對平淡的中年；嬉皮的男孩；時髦少婦卷卷的秀髮和裸頸筆花邊衣領……寥寥幾筆靈動變幻恰到好處。看得出來，中國書法“線的藝術”被他深深理解和利用，線條甚至比色彩更具審美性。他得心應手，以優美的線條形式表現出了人的種種情態狀貌，淋漓揮灑，百態橫生。畫面間營造出的造型空間，線條的疏密、粗細、濃淡、簡略，似乎信手拈來，卻是非同凡響，彰顯了他藝術

駕馭的卓卓功力。當然，這一切原動力便是他所強調的“心靈”。黃瑜先生講：繪畫要有思想，要畫出自當然，這一切原動力便是他所強調的“心靈”。黃瑜先生講：“繪畫要有思想，要畫出自己。”他一直是這樣做的。從他到澳洲二十多年來的作品積累裡，可以看得出他在表現手法和表現形式上的變化和成熟過程。他的勤奮、勇於探索和不斷創新已儼然是有大家風範了。他筆法越發精煉簡妙，其人物精神的提煉、筆線的流暢表達、意象與意念的契合都達到了一定的境界水平。他的人物速寫和素描豐富多樣，意態迥然，提煉準確，表現手法中線條的變化組合諧調流暢，形成了人物的生動超然。他不僅是見什麼畫什麼，畫什麼像什麼，而是筆筆傳神、出彩、出新、好看、耐看。他是藝術心靈探索的勇敢者，勝利者。他起手於中國畫和連環畫，卻在速寫和素描功底的支撐下又去大膽地攻克丙烯、油畫、剪紙等各種藝術形式和手段，每一項都有突破和創新，真的是難能可貴。

他是有思想，更是有抱負的，他的反映鴉片戰爭、戊戌變法的歷史畫卷已然告罄。

他還有宏願，要將歷史繼續寫下去。我們祝福他的成功，祈盼著，也相信他會用他不輟的畫筆，用更新奇、更高超的手法和表現形式創造出更加壯闊精美的畫卷。



嚴歌苓和她父親驀馬先生。